

卷十

鼎鑄按鑑演義古本全像三國英雄志傳卷之一

書名 鼎鑄按鑑演義古本全像三國英雄志傳二十卷
雍正十二年閩書林潭西陳以潤男芳繼志堂

刊本 明 羅本 撰
卷十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講史
索書號 夕嵐草堂 S4216
編號 90906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90906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夕嵐草堂 S421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鼎鑄按鑑演義古本全像三國英雄志傳二十卷 雍正十二年閩書林潭西陳以潤男芳繼志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天地桃園結義

晉 平陽 陳壽 志傳
東原 羅貫中 演義
書林 陳以潤 男 播子 全訂正

手批 蔡杖喚張角授書三卷名太平要術 嶗角此道普救世人若剪異心心發悲報時的拜求姓名

後漢書 卷之十 帝崩靈帝即位時年十二歲宦官董卓王甫弄權大將軍費武太傅陳壽謀
德殿烈狂風大作見一條青蛇從梁上飛下約長二十餘丈蟠于樹上靈帝
起文武互相推倒于丹墀須臾不見處時大雨降以水過半夜方
却民房數千餘間建寧四年二月洛陽地震省垣皆倒海水之溢登
州民盡破大浪捲掃人海遂敗元熹平自此邊界及者極多熹平五年
時宮中常侍用事張讓趙忠封諤段珪曹節侯覽蹇碩程璜夏燿郭
十人門下靈帝常言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因此宦官全死
郡有一人姓張名角弟張梁張宝往山中採藥遇一老人碧眼童顏



三國英雄志傳卷之十

趙子龍看錦囊救主



玄德夫人孫氏與孫權

宮嬖跪曰貴人休慌夫人好現武事居常令侍婢擊劍為樂故房中有之玄德曰吾心不安可暫微
去宮婢稟夫人曰房中排兵器嬌客不安望暫去之夫人咲曰相殺半世尚恨兵器
乎令侍妾去了當夜立德以甘言美語與夫人交功次日以金帛與侍婢以買其
心令孫乾回荆州報喜自此連日飲酒太夫人十分敬愛立德却說孫權令人往柴
桑以書報周瑜言我母主事將妹嫁與劉備不想弄假成真此事還復如何周瑜看
書大驚坐卧不安心思一計遂脩書回見孫權書曰

周瑜頓首百拜上書于主君座下昨共圖謀荆州不想弄假如心願既以弄假成真
必酒以凶為吉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劉張燕虎之將更兼諸葛用謀必不久屈
人不可欺困劉備于吳中盛裝宮至以喪心志多且美女玩好以娛耳目使分關
張之情隔斷諸葛之契使各置一方然後以兵攻之大事可就若縱使之去恐蛟

龍得雨終非池中物也願乞思之

孫權看畢以書示張昭曰公瑾之謀正合吾意孫權即日修整東府廣栽花木器用什物極其美
麗又延女樂數十人并金玉錦綉玩好之物請立德與妹居處受用立德果申周瑜之計趙雲典五
百軍在東府辦事只去城外演軍走馬子龍自思軍師付三個錦囊與我教一到南徐開第一個任

權今將欽寺追宏德



到年終開第二個臨到... 錦囊看知其意... 荆州... 赤璧... 去不如... 暗垂... 能祭... 州有... 空德... 于豪... 公子... 哀告... 志切... 曰至... 夫人... 夜感... 傷不... 已令... 往江... 望北... 廷祭... 得親... 知太... 夫人... 曰此... 是幸... 道可



同立德往祭之孫夫人拜辭... 入後堂文武皆散... 提孫... 權飲... 泰將... 鞭來... 路喝... 兵後... 已折... 諸葛... 亮... 二氣... 周瑜... 立德... 子... 龍... 看... 了... 錦... 囊... 計... 回... 愛... 作... 喜... 立... 德... 急... 告... 孫... 夫... 人... 曰... 倫... 有... 心... 腹... 之... 言... 至... 此... 尺... 當... 寔... 說... 夫... 人... 曰... 皇... 叔... 有... 何... 言... 勿... 得... 隱... 匿... 立... 德... 曰... 昔... 日... 汝... 兄... 與... 周... 瑜... 同... 謀... 將... 夫... 人... 招... 嫁... 與... 倫... 竟... 非... 為... 夫... 人... 之... 前... 程... 乃... 欲... 因... 倫... 而... 奪... 荆... 州... 也... 奪... 了... 荆... 州... 必... 殺... 劉... 倫... 也... 夫... 人... 將... 何... 婦... 乎... 是... 以... 夫... 人... 為... 香... 餌... 而... 釣... 倫... 也... 倫... 不... 懼... 死... 而... 來... 蓋... 知... 夫... 人... 有... 男... 子... 胸... 懷... 必... 矜... 憫... 于... 倫... 也... 誰... 知... 汝... 兄... 又... 欲... 殺... 害... 故... 托... 荆... 州... 有... 確... 以... 求... 婦... 計... 竟... 難... 捨... 于... 夫... 人... 也... 蒙... 夫... 人... 不... 棄... 與... 倫... 同... 行... 至... 此... 汝... 兄... 又... 令... 人... 在... 後... 追... 趕... 周... 瑜... 又... 使... 人... 前... 面... 攔... 截... 非... 夫... 人... 莫... 解... 此... 危... 如... 夫... 人... 不... 允... 倫... 即... 死... 重... 前... 以... 報... 夫... 人... 之... 德... 孫... 夫... 人... 怒... 曰... 吾... 兄... 既... 不... 以... 我... 為... 總... 管... 肉... 我... 有... 何... 面... 目... 見... 之... 乎... 今... 日... 之... 危... 吾... 當... 自... 解... 賜... 眾... 人... 推... 車... 直... 出... 捲... 起...

得此袍言未異綠袍中夏侯淵出曰汝奮身背射不足為奇看吾奪錦袍却飛馬到界口扭回身一
箭射中紅心游往馬叫曰此箭可奪錦袍應綠袍隊中徐晃曰曰番下錦袍我汝中紅心何足為
奇看我單取錦袍拈弓搭箭望卿射之一箭射斷柳條錦袍隊下徐晃飛馬迎袍披在身上往來
馳驟望上喏曰謝丞相錦袍衆大驚晃却縱勒馬回許褚飛馬大叫曰你將袍要穿那裡去我
下來射却與徐晃奪袍兩個揪住曹操急使人解開那領錦袍扯得粉碎操令二人
臺徐晃睜眉怒目許褚切齒咬牙皆有忿恨之心操笑曰孤試汝等勇耳何惜一
錦袍乎便令各賜錦一疋依久夏祭文官武將輪次把蓋操大喜曰武將騎射為
樂汝文官皆飽李之士登此高臺何不進佳章以記一時之盛乎文官曰願從鈞命
諫大夫王朗曰月雖不才願獻詩章一首詩曰



銅雀高臺駐帝綫 水清山秀倍光輝 三千佩劍從王道 百萬貔貅衛紫衣
風動綉旗金鳳舞 雲生碧瓦玉龍飛 君臣慶會休辭醉 携得天香滿袖歸
操覽大喜取玉爵賜酒賞之明拜謝就坐御史中丞鍾繇曰老臣亦有小詩一首敢
進上獻操曰願聞佳章

銅雀樓高接上天 疑眸覽過旧山川 欄杆灣曲留明月 窓戶玲瓏納紫烟
吳王歌風空擊鼓 楚王戲馬慢加鞭 主公盛德齊堯舜 願樂昇平万七年
操看畢笑曰二公之詩過獎太甚謂眾文武曰孤本庸才始幸孝廉即立微名于世後值天下大亂
托病歸鄉里乃築小舍于譙東五十里欲春夏讀書秋冬射獵為二十年之計待天下清平方出仕

肅取荆州大興



耳然不能如意朝廷徵為典軍校尉其意專為國家討賊立功死後得題墓道曰吳故征西將軍曹
某之德足矣而道董草之義與奉義兵破黃巾討袁術定吕布梟袁紹三子復平劉表身為宰相位
極人臣平生生意望已過矣如國家無孤一人正不知稱帝幾人或見孤軍盛衰相度今孤欲委兵
叔誠恐已為兵柄為人所害是以不得慕名而處寔禍也與皆拜曰丞相之心雖伊尹周公不能及
也操喜連飲十杯酒不覺沉醉呼左右取筆規來作銅雀臺賦下筆便寫云吾獨步
于高臺兮俯仰 方里之山河這兩句便有旁若無人之意忽接東吳使華歆表奏劉
備為荆州牧孫 叔以妹嫁之滎上九郡皆屬劉備曹操所知大驚落筆于地程昱曰
主公何方軍中 矢石交攻之際未嘗心怯今關帝得荆州何失驚也操曰備乃人中
之龍也不得非 州是困龍入於海也吾安得不動心哉程昱曰孫叔本思劉備欲攻
之但恨丞相所 虛而擊今使華歆為使是安劉備之心以絕丞相之望也某有一計
使孫叔自相奪 併承相于中取事其計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操大喜請題 計昱曰東吳倚仗者周瑜也丞相就拜周瑜為南郡太守程普為江
夏太守留華歆 在朝而重用之 瑜必自疏備為仇敵矣乘其相併于中取之大事可成操曰然當日
拜華歆為大理 少卿加瑜總領 南郡太守程普為江夏太守使命至吳各受了此瑜忠向日之恨如
何不報遂上疏 達吳侯令魯 去取荆州孫叔喚肅曰當初汝保荆州今日玄德又是我妹夫廷延
不還等待何時 肅曰文書直寫 他取西川便還叔叱曰只說取西川至今不動兵不若老子人肅曰
全象三到上書 卷之七

計定瑜周見回敬子



某頃往取之肅到荆州之德問孔明曰子敬此來何意孔明曰昨者孫叔表至公為荆州牧此是俱操之策操拜周瑜為南郡太守是令孫劉自相吞併也他于中取事今肅此來是瑜既受太守之職要來取荆州矣立德曰如何抵對孔明曰子敬若提起荆州至公放聲大哭七到悲切亮出解功計會已定備接肅入府前軍請坐肅曰皇叔做了東吳女婿便是肅主人如何敢坐立德曰休得太謙只是用交肅坐于側曰肅奉三命專為荆州一事而來自借許多時未曾見還今既做成親眷合當退還立德听罷掩面大哭肅曰皇叔何故如此立德哭甚悲切孔明從屏風後出曰子敬知我至其緣故肅曰不知孔明曰我至借荆州候得西川便还仔細想來益州刘璋却是我至兄弟皆是崇朝骨肉若起兵取他城池又恐被人罵苦不取西川还了荆州何処安身不还荆州必負吳侯重責兩難因此勸哭肅曰皇叔且休煩惱我與孔明商教孔明曰相煩子敬回見吳侯勿惜一書之勞將此情由懇告尊親再借幾時肅曰簡吳侯不從若何孔明曰吳侯既以親妹嫁與皇叔安得不從總肅是个寬仁大量之人見立德哀痛只得應允拜辭下船回見周瑜訴說前事瑜曰又中諸葛之計当初刘備待刘表嘗有吞併之心何況益州刘璋以此推延荆州何日得还吾有一計使諸葛不出吾套中可托子敬到荆州对刘備說既與吳侯妹嫁與皇叔便是一家你若不忍取西川我與吳起兵去取西川以為糧資你批荆州交还東吳肅曰西川地遠取之不易都督此計不可瑜笑曰你道我真去取西川只以此為名是取荆州且教他不做准備東吳兵馬去取西川從荆州返備必然勞軍却問他索錢糧兵至城下一鼓可擒雲霄之恨以

周瑜城外氣於馬下



解足下之福肅再投荆州來孔明謂立德曰子敬此來未見吳侯只到紫桑見周瑜商討定計又來說話至公只見我頭便當慮充計念了迎接肅入肅曰某回見吳侯把皇叔言語稟明吳侯甚是稱讚皇叔仁德遂與諸將商議起兵替皇叔取西川却換荆州想念親之故助此以為嫁資但軍經過却望應付些錢糧孔明听了點頭曰始得吳侯好心立德拱手謝曰此皆子敬之功稱謝不盡孔明曰惟兵至必當遠迎賞勞肅暗喜辭曰立德問孔明此是何意孔明曰周郎死日近矣這等計賺不過小兒放求睡我此是假途滅虢之計成各取西川竟取荆州只等主公出城勞軍就勢殺入城中立德曰如之奈何孔明曰主公寬心只從周瑜兵到他若不死有九分無氣矣嘆子危依計而行計斬先生詩曰周瑜決策取荆州 諸葛先知第一籌 指掌長江香劍穩 不知暗裡釣魚鉤

周瑜見周瑜說立德欲先鋒白典徐盛丁奉為後應這紫為後隊起兵五方望荆州進發兵至界口人報皇叔令榮來見都督瑜入坐曰我主公皆在備了但錢糧陸續起運瑜問皇叔何在坐曰在荆州城外等候瑜曰此行為汝家之事行軍之禮休得慢慢坐先回瑜令駝駝列于江上依仗而進看已至公安並不見一隻船又無大遠接周瑜令中軍船越上南荆州十餘里哨軍回報荆州城上插兩面白旗並不見一個人影周瑜令甘寧徐盛丁奉上岸迤到荆州城邊不見動靜令馬前車大將曰周都督在此忽一聲榔子响白旗倒處兩把紅旗便起城上軍士一齊驚起刀槍趨雲在敵樓上曰都督此行端的取西川否瑜曰吾昔

孔明書周瑜拆看



汝主取四川何相詐也雲曰軍備已知却督假途滅虢之計曹雲在此吾早叔有言忍忍夫義而取
四川端的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周瑜聞知勒馬使回軍士報曰孔明四路人馬一
者殺來關羽從江陵殺來張飛從梯歸殺來黃忠從公安殺來魏延從安慶殺來喊聲遠近震百餘
里皆言要捉都督周瑜所知大叫一聲箭簷復裂不省人事墜于馬下左右急救回瓶此三瓦周瑜

諸葛亮弔喪周瑜

人根立德孔明在前山上飲酒取樂周瑜大怒咬牙切齒言曰你道我取不得四川
吾定要取之軍士報吳侯遺弟孫瑜來周瑜接入告訴前事孫瑜曰吾奉兄命助都
督一臂之力遂令催前軍行至巴丘人報劉封關平截住上流水路周瑜大怒忽報
孔明喪人書至瑜拆開視之書曰

漢軍師諸葛亮致書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亮自柴桑一別至今不忘厚恩開
足下欲取西川亮以為不可也益州民強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欲率暴師
而遠征之轉運万里欲收全功難矣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曹操雖有
無君之心而有奉君之名或有愚人見操失利才亦望謂其無復有遠征之志豈
知天下三分操已得其二逆料其意將欲歇馬于滄海視其子吳公安尚坐守中原而老王師乎
今足下因循遠征非長計也倘操乘虛一擊江東危矣不忍坐視謹此告知乞垂察

周瑜看畢長嘆二片喚左右取紙筆作書上達吳侯乃聚眾將曰周瑜非不忠于國家無奈天命
已絕汝等善事吳侯其成大事說罷氣絕徐乚又生仰天而嘆曰既生亮何生瑜既生瑜何生亮連

周瑜觀書氣絕身死



說教而仁年三十六歲時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也史官有詩曰

風流有口氣能吞漢國 力欲振吳疆 白玉擎天柱 黃金架海梁
三國誇英雄 赤壁追蹤跡 青春有政声 响傑如管仲 决策似陳平
曾識三千册 赤壁功成一陣勞 威名豈可鎮荆曹 蛟龍不是池中物 三復周郎遠慮高

周瑜死于巴丘眾將也他所遺之書報吳侯吳侯聞知哭絕于地魯肅等皆劝力止
吳侯拆開周瑜遺書看畢方知是孫魯兩代之領兵書曰

瑜伏楮泣血頓首自拜致書于主公麾下切念瑜以片才蒙授以討逆之任委以
腹心純駁兵馬忽遇暴疾日加重危嗟人生世上壽短由命誠不足惜但恨微志
未展不復領致命耳今曹操在北疆場未平如倫奇賊自似乘飛天下之事未知
終始朝廷盱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諸將士中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
瑜之任倘所言可採死不朽矣

孫叔看罷哭曰公瑾有玉佐之才今忽短命孤何賴哉險危他保魯肅孤死不從即

令魯肅為都督令死靈柩回却說孔明夜觀星象見將星墜地乃知周瑜已死告之德知玄德問曰
周瑜既死代瑜者何人也孔明曰必魯肅亮夜觀星象見將星聚于東方亮以弔喪為名一者就助
賢士助佐主公二者接視四郡令招軍馬立德曰但恐東吳將士加害先生孔明曰周瑜在日尚且
不阻况今已死何愁其餘乎乃喚子胤引兵五百來柴桑弔喪魯肅請入孔明相見禮畢周瑜部將

皆欲殺之見子龍帶劍相隨不敢下手孔明于天前親自奠祭讀祭文曰



維大漢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南陽諸葛亮謹以庶羞清酌之奠致祭于大都督公瑾周府君之靈
柩前而言曰嗚呼公瑾不幸夭亡存短罔天人非不傷我君寔奠酌酒一觴君其有靈享我蒸嘗
于君初孝定交伯符尚義疎財讓舍以居用君弱冠際會風雲定建伯業割據江南用君壯立遠
鎮柴桑景升懷慮討虜无愛用君手度佳配小喬洪相之婿不嫌當朝用君氣爽
至不納質始不垂翅終能奮翼用君和而濟幹來說府君納舌爭主終濟用君宏
才文武兼習遐迹小子心寒胆落諸將凜凜公獨誇七火攻破敵機強為弱想君
當年雄姿英畧手君早逝俯地流血忠義之心英雄之氣命終三紀名垂万世哀
君情以愁腸百結惟我肝腸悲泣斷絕昊天昏暗三軍慘然至既哀泣臣皆淚漣
亮也不才巧計求謀助吾拒曹扶漢安劉犄角為援首尾相倚若亡若有何慮何
憂嗚呼公瑾生死永別杜守其貞冥亡寂滅君如有靈以鑒我心從此天下里無
知音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孔明祭畢流淚滿腮三軍哀慟自相語曰人言公瑾與孔明不和觀此祭奠之情却
虛言也魯肅見孔明如此悲切亦為感傷曰思曰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因此大破孔明後人詩曰
卧龙兩陌未醒 又添列曜下舒城 蒼天既已生公瑾 塵世何須出孔明
一編祭文追往事 三杯酌酒訴交情 從此伯業煒先主 猶自吞吳志未平
孔明辭魯肅下船只見虎統一把手扯住孔明咲曰汝氣死周瑜敢來弔喪明歎東吳無人掣劍欲

張飛乘陽縣察尾統



殺孔明後魯肅曰孔明以禮至此不可害之虎統曰吾戲之耳遂各相揖魯肅回去統
與孔明在船中各訴心腹之半孔明乃留書一紙謂統曰吾料吳侯決不重用足下稍不如意可來
荆州其扶皇叔此人寬弘愛士決不負足下生平所奉統諾其言而別孔明自回荆州魯肅并眾將
送周瑜吳侯至羌湖吳侯接着哭祭于前哀慟不已左右曰公瑾有二男一女長男循次男徹叔以
女嫁之瑜之女配世子登原瑜于本鄉叔謂肅曰周郎死吾股肱廢矣安能復與
大事乎肅曰某碌碌庸才承公瑾之重荐其寔不堪乃敢今義用虎統冠居府下願
荐以助主公此人上通天文下曉地理謀略不減于孫吳孰可配乎管仲公瑾嘗
用其言孔明深服其智主公必當重用孫叔開之大喜便差人請入統見叔曰
見其人形容古怪不喜問統曰汝平生所奉何書統曰不必拘書隨心應變叔曰汝
之才比公瑾若何統曰某所奉典公瑾大不相同叔見統有奇論之意不悅乃對統
曰汝叔且待有用汝也却來取汝統長嘆而出魯肅曰主公如何不用統曰此
狂士也司之何益肅曰赤璧破曹之時此人曾離連環計成第一功何謂無益叔曰
彼時曹操自欲釘擊非統之力也吾誓不用之

張飛乘陽荐統

魯肅出謂統曰非肅不荐足下無奈吳侯不能用人何公且耐心統低頭長嘆不語肅曰公抱濟世
之才向不往荆州投皇叔統曰寔欲如此肅曰某作書荐公也若在劉使而家勿相攻擊向力破曹
統曰此亦平生之志也乃來肅書遂往荆州來投之德此時孔明按察四郡未回門吏傳報江南虎

曹誅騰馬



統持來相投玄德曰聞名久矣使人請入統見玄德長揖不拜玄德見統鄙陋心中不喜問曰足下來此何為統曰聞皇叔招賢納士特來相投玄德曰荆州稍定並無閑戰今有衡州來陽缺一縣宰公且任之如後有缺再當重用統思玄德待我尚薄見孔明不在却勉強辭行統自到任不理錢糧詞訟終日飲酒玄德令孫乾同張飛前來求問察其政事並不理會飛怒曰吾兄以汝作宰何敢盡

廢政事統曰難斷之事在曹操孫乾耳來明小邑何足介意飛忙問曰先生大才小輩安知當于兄處竭力奉保統乃取出魯肅所荐之書付張飛曰回荆州將魯肅書呈上玄德拆視書云

肅百拜大皇叔玄德公麾下今雁士元一途來投望公可即重用况士元非百里才也如勉治中別駕之任始足展其驥足耳若以貌取人恐負所享亦終為他人所用矣惟明公裁之東吳魯肅百拜書

玄德看畢忽報孔明回玄德接入孔明問曰雁軍師近來無恙玄德曰令治來明大廢縣爭正欲問罪孔明曰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之志勝吾十倍前日亮有書在士元處曾相達否玄德曰今日纔見子敬荐書若非吾弟所言幾失賢人矣即令飛往來陽請雁統到荆州玄德方悟曰昔日司馬德操言卧龍鳳雛二人得一可安天下今日吾得二人漢室可因矣遂拜統為副軍師中郎將探卒報知曹操言劉備拜雁統為軍師招軍買馬礮草屯糧結連東吳不日與兵北征曹操問計于謀士荀彧曰不必動京師之兵可差人往西涼州調馬騰領兵南征操然之即差人去宣馬騰也奉詔帶次子馬休馬懿赴許昌晉見天子馬超守邊馬

將一奎黃騰馬紉操



騰到京先奏曰操次日面君操拜馬騰為偏將軍馬休為都督馬懿為都尉領關西人馬征討劉備孫叔騰舉報獻帝即宣騰入內殿其諡曰曰騰曰卿知汝先祖乎騰曰臣祖伏波將軍名劉焉史深荷聖朝大恩臣豈不知帝曰卿能效死力扶漢室以誅反賊乎騰曰臣已領旨去討反賊劉備矣帝曰劉備乃漢室非反賊也反賊者曹操也騰忿次曰臣昔奉衣帶詔與國同謀殺賊不幸非此心不及此帝曰今操付卿兵何不就此謀之略曰臣願以全家報陛下然須命而出忽報曹操催督起兵曰臣死於今催督起兵之手豈嘗誓願要誅國賊乎不想又欲誅臣臣所制定不食也騰曰黃奎謀以誰反賊奎曰操也

天下之人皆曰操近休得亂言奎此曰小祖漢代名將今操而亂國西兵到京後就宗文真心即奎遂咬指為誓騰乃以心懷告之弟曰通澤曰春香為妻白般無計當日春香對曹澤曰侍郎今日商議軍情半個心中不恨不

乃婦人尚自知理何况我乎台所恨者欲殺曹操也春香密告曹澤曰報操忽一日關西兵到許昌馬騰黃奎並入府操喝左右下騰曰何罪操曰吾保汝父子為將汝等何故反害吾即騰奎抵罪操喚曹澤出証黃奎無言可答只低首嘆氣睜眼咬牙馬騰大罵黃奎等子候我大事成時要殺國賊不幸滿腹登天欲滅炎



哀吟馬岱走脫操欲賞苗澤不願重賞只願求李春香為妻操嘆曰汝為一婦人害了姐夫全家
苗此不義之人何用亦令斬之詩曰

苗澤因私害忠臣

春香未得反傷身

老天何故容奸宄

累次謀誅化作塵

忽報劉備去取西川操驚曰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死于江西南西川皆屬丞相矣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馬超與陳群

操問陳群曰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計使孫叔劉備取了西川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治書御史陳群進曰某有一



將說知夢事龐德答曰雪地遇虎不祥之兆恐老將軍在許昌有難忽馬岱大哭而人曰叔父此
侍郎同謀曹操不期爭世被斬于市惟岱走脫至此超哭倒在地眾將扶起忽報荆州皇叔差人送
書至超拆視書曰

荆州刘備頓首拜書奉征西大將軍麾下伏念空室不幸遭遇逆賊專叔窃柄凡天下之人无不

欲食其肉而梟其首也近聞令尊忠義播于四海一旦被操所害此本不共天地

同日月之仇也為子之道安忍坐視將軍起西涼之兵以除逆賊之鋒倫幸荆州

之眾共厭叛奸之勢則逆操可擒奸党可滅又仇可報空室可以矣書不尺言

馬超看畢寫回書使丹荆州正要起兵忽報西涼太守韓遂使人來請馬超往見之

韓遂私將操書與超視之內云若捉得馬超赴許昌即封汝為西涼侯馬超看了拜

伏于地曰請叔父就縛我兄弟二人解往許昌免叔父動刀兵之勞韓遂扶起超曰

吾此汝父結為兄弟安忍害汝特請汝來觀操之書你若與兵報仇吾當助汝超拜

謝將操使斬之尺起大軍二十萬殺奔潼關來長安鍾繇由飛報曹操一面引二萬兵

出城迎敵西涼先鋒馬岱引軍五千與鍾繇相戰繇敗走背後馬超韓遂兵至圍住

長安鍾繇令軍上城守護西門把守將鍾進在城頭上把守是夜三更城頭火起鍾進急來救火城

中龐德大叫將鍾進斬了引軍士破關門鎖放軍馬入城占了長安鍾繇出東門而走退守潼關飛

報曹操知失了長安即令曹洪徐晃引軍十萬替鍾繇守潼關十日內失了關斬你二人十日外

失了關並不于你二人之事吾統入軍隨後即至二人領命而去操恐曹洪性急候事又令曹仁押

軍

許褚負操上江



操正走問背後馬超趕來大叫曰操賊休走操驚得魂飛魄散欲墮于地馬超挺鎗從後攔腰一刀砍為兩段操一鎗快擲在樹上急接鎗出時操已走離五十餘步超縱馬趕來却遇着曹洪散住一陣操因此走脫皆後夏侯淵到馬超身有救援方可淵探操回寨只有曹仁拒定寨柵操回寨中嘆曰今日若非曹洪吾死千馬超之手矣即令軍人將操屍首抬回寨中

戰操曰賊兵不戰皆在干我諸公且空守他自退矣諸將退而言曰丞相自來征戰以勇為生今一敗于馬超何如此之弱也各不知其意細作報來言潼關上今日又添二萬兵乃是羌胡部落前來助戰操聞言大喜諸將問曰馬超添兵丞相反喜何也操曰待吾勝了却對汝說三日後又報馬超又添人馬操又喜豈酒作樂眾將皆暗嘆之操曰諸公笑我死賊公非有何良策徐晃答曰丞相大軍在此馬超兵在關上此去河西必無准備何如之謀矣若得一軍暗渡渭濱取賊去路丞相發河北兵擊之賊則不能相應勢必危矣操喜曰公明之言正合孤意即令徐晃朱

攻潼關而使人准備船隻欲渡河北必得吾之德吾欲引一軍叩河拒住岸北使操兵不得渡不消二十日河東糧尺操兵必死却循河南而擊之操可擒矣遂曰豈不關兵法云兵半渡可擊待操兵渡半汝却于南岸擊之操必死于河內矣超使人探听操兵几时渡河却說操兵分作三停前渡渭河先探精兵過北岸開創寨柵雜在兵中操引諸軍將百餘人按劍坐于南岸看軍渡河忽人

送糧草隨後接應曹洪徐晃二人到關



送糧草隨後接應曹洪徐晃二人到關遣鍾繇先回二將堅守並不出戰馬超搦戰曹洪欲引兵下關徐晃諫曰切不可出待丞相兵來自有三張馬超軍一連挑戰至九日時洪在關上見西涼軍在關前草地上困倦打睡曹洪只顧引軍下關徐晃恐怕有失領軍隨後接應西涼軍奔馬拋戈而走曹洪乘勢趕來皆後馬超引兵殺來曹洪抵敵不住殺出重圍曹洪急奔回關皆後馬超趕來德

操背後手禁張郃出敵二將敗回李通出迎殺超刺死左右將佐救超不住馬超屠德馬引百餘騎殺入中軍來捉曹操已在亂軍中所得西涼軍大叫穿紅袍的便是曹操七就馬上脫却紅袍又听得軍中大叫長鬚的便是曹操七就馬上拔劍割去其鬚又听得軍中叫禰者便是曹操七即扯旗包圍而走後人皆曰潼關戰敗望風逃

孟德壯烈戰袍 劍割鬚髯應喪胆 馬超言價並天高

子伯教操築寨水城



振曰白袍將軍到了眾將見是馬超一湧下船河邊軍爭上船操梳坐胡床不動按劍指眾伏聽只
听人喊馬嘶衝突而來船上許褚見勢危急頭身上岸大呼曰賊至矣自操上船馬超到河邊見船
流在牛河取弓搭箭喝令驍將射之矢如雨下許褚身披重鎧箭皆射中甲之將而腹夾船一手持
篙一手拿鞍遮操史官詩贊許褚曰

臂挽鞍轡護軍身 手持篙橈在江津 若非許褚傾心救 孟德應為泉下人
渭南縣令丁裴在船見馬超追操甚急即將寨內牛馬趕出超軍見後面牛馬遍
野爭去取之已得時走死心追操也因此得脫方到北岸丁裴入見操謝曰若非公
之良策則吾被賊殺矣即封丁裴為典軍裴曰此賊暫去來日必然復至願用
良策敵之操曰吾已準備喚諸將分領去河邊築起甬道為寨操曰若來時兵陳于
甬道勿自虛立旌旗以為疑兵沿河掘下坑數以虛土或蓋其上以兵誘之賊來必
陷便可擒矣傳令車士車後安營操掘坑壘雪操令諸將于各道三處誘之龐德先
領鐵騎而來人馬俱落坑內龐德身一跌出坑獨自立殺數人夫行殺出重圍
韓遂已被困在城心龐德路遇曹仁部將秦永德斬秦永德下馬下奪馬復殺入操曰
久聞下河下寨難以退敵若今夜去劫將秦永德下寨矣遂曰分兵前後相救今超為前部龐德
馬在後後應却詳操兵屯在渭南喚諸將商討曰賊折損不多欺我未立營寨必然來劫可四面埋
伏庶其中重如炮一响四面皆起超可擒矣今夜馬超先使威宜引三千軍隔六十里哨探成宜不

許褚赤身大戰馬超



見人馬逐入中軍被伏夏侯淵將成宜斬之馬超龐德馬岱三路殺來當夜兩軍殺到天明方散

馬超大戰許褚

馬超移兵屯于渭口曹操屯兵渭河鎖航後作浮橋三路通接南岸令曹二軍兩邊夾河立寨伐木
立柵將糧草穿連以為屏帳人報馬超上令軍士各帶火草一把焚燒糧車馬超離遂兩岸併力殺
到寨前堆積草把放起火來操兵棄寨而走糧車浮橋尽皆燒燬超大勝截住渭口
操未立營心中憂悶攸曰可取渭河沙土築起土城可以堅守操令三軍挑土作城
馬超聞知令龐德馬岱各領人馬往來衝突更兼沙土不寔一築便倒操死計可施
九月間天氣暴寒彤雲密佈連日不晴因此兩軍罷戰操在營中納悶忽報有一老
丈隱居南岸姓李名子伯名夢庵來見丞相操請入相見以禮待之子伯曰丞相欲
跨渭安營何不乘時而用之操曰沙土不寔築城不起先生有何良策幸望賜教子
我子伯曰聞丞相用兵如神豈不知天時乎目今陰雲連日布合北風大起天必水
凍可于夜半時多令軍士担砂澆水必凍而成水比及天明城已就矣操大喜拜
謝子伯辭去是夜果然北風大作操遂依計而行城牆已完入報馬超也往觀之大

警疑有神助史官詩曰 子伯如何輔賊臣 神机妙術立成營 既知天時許人事 何不將身佐漢君
次日馬超引軍殺進操寨引兵出營只有許褚隨後操大呼曰孟德在此請馬超打話超挺鎧而出
操曰汝欺吾營寨不成今夜天助吾成功何不順時投降超恨操欲向前捉之見操背後有許褚便

曰吾聞汝軍中有虎痴將安在操曰吾有虎侯許褚豈畏天下草寇哉越大怒許褚提刀大叫曰吾乃誰都許褚也目射神光威風抖擻越俱不敢出乃勒馬回營操亦引許褚回寨謂諸將曰賊亦知仲康乃虎侯也自此得名有詩為証

稟仁威風震九州 當時許褚猛如彪 只因孟德軍前問 天下從茲播虎侯



褚曰吾明日必擒馬超操曰越亦英勇不可輕敵褚曰某誓死戰令人下戰書虎侯單戰馬超也接書大怒曰賊敢如此大膽即批來日誓殺虎痴次日越與許褚戰到百台不分勝負坐下馬回陣換馬又戰百台不分勝負許褚性起飛馬回陣將盜甲尺皆脫去赤身上馬提刀又戰三十台操恐許褚有失教夏侯淵曹洪齊出夾攻虎德馬出挺鎗出敵許褚左臂中而箭操兵敗回堅守不出馬超回至渭口與韓遂曰吾見操諸將中搃不如許褚之勇真虎痴也操知馬超得勝自竟氣驕可以行計密使徐晃朱靈連夜引兵往河西劫營前去夾攻操于城上望馬超見單騎直出寨前來往如飛操擲地曰馬兒不死吾死葬地矣夏侯淵聽見操言遂大叫曰吾寧死于此地必滅馬賊而回即引五百人直趕山去遂止不住只恐有失自上馬前來接應馬超見追兵至將前軍作後隊而隊作先鋒一字旗擺開夏侯淵與馬超廝殺越于陣中遙見操催了瀾直取曹操忙回馬而走忽然人報曹操一軍已在河西下寨馬超死心恋戰急收軍回與韓遂商議曰操兵乘虛渡河西吾軍前後受敵如之奈何部將李堪曰不如請割地求和商邊俱罷戰捱過冬天待來春別作良謀韓遂從之馬超狐疑未決楊秋侯選皆劝求和于是

馬超入寨索操書



遂遣楊秋往操寨下講和書割地求和各死侵犯操曰汝且回營吾來日使人回報楊秋轉操回營賈詡見操曰丞相主意若何操問詡曰卿之所見如何詡曰兵不厭詐可偽許之後用間謀之言使韓馬相疑一擊可以成功操大喜曰文和之言正合吾意遂寫下回書令人送至見馬超也韓遂諷曰操雖然許和好雅之意難測倘不準備反中其計吾當與叔父分輪車兵今日叔父向曹操起

向徐晃明日超向曹操叔父向徐晃兩下提兵以防其詐韓遂依計而行軍士報操操謂賈詡曰吾大事濟矣詡問來日是誰合在我邊人答曰來日是韓遂次日操引兵左右圍遶獨乘一騎于中央西涼之兵有不曾識曹操者皆出陣前觀之操策馬大叫曰汝諸公欲識曹公非有四目兩耳但多智謀耳諸人各有愧色操使人過陣去請韓將軍軍中騎會諸將不用披甲帶刀遂見操死甲仗自亦矣甲走馬而出二人馬頭相挨各勒車相對而語操曰將軍妙齡凡何遂答曰某今年已四十矣操曰昔日在京師與公激遊勝景時皆青春年少今不竟中何矣但何時得天下清平以與公共樂乎操止把昔日之遊聲細說並不說及軍務皆暗嘆而別遂回寨人報馬超忙問遂曰今日陣前與操所言何事遂曰只叙昨日在京師與公遊之乘超曰安得不及及軍務乎遂曰曹公不言吾何言之起心中懷疑不言而退

馬超步戰五將 操回寨謂賈詡曰今日陣前公知意否詡曰此意雖好未足教韓馬為仇某有一計令韓馬自相併殺操問何計詡曰馬超乃一勇之夫不識機密丞相可作一書送與韓遂書中朦朧字樣于緊要處

馬超內宮步戰五將

張魯起兵攻西川

先塗抹改易然後宴封令使送與他故意與馬超知超必索書看見上面緊要處



韓遂自改抹正並單馬全語之疑也必生亂却暗牢筆韓遂部下諸將互相間謀則馬超可擒矣操

援操曰吾已準備收但放心草辭別去眾將聞曰賊初拋潼關丞相破賊延日久而後北渡立營



諸郡非復國家所有望丞相且休回軍操曰吾不欲留于此奈中原南方未定不可久留于此君當

張松入後堂



固守何也請丞相教之操曰若初到吾便取河東賊必以各寨之兵分守渡口則河西不能渡也吾故盛兵聚于關前使賊向南守而河西不准備故令徐晃來得渡也吾後引兵北渡連樹柵為甬道築米城欲賊知吾弱以驕其心使不准備一鼓而擒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者是也兵之變化固非一也眾將又曰丞相開馬超添兵加將則喜何也操曰關中邊遠各依險阻逐一征之非一二

年不可平服今聚作一處其眾雖多其心不一易為離間也兵多將眾一幸可滅也吾故喜之眾將謝曰丞相神智非人所及操曰亦賴諸文武之力遂賞諸軍番宴侯淵屯兵長安所降卒分于各部下淵守高陵張既為京兆尹操班師回朝獻帝排中自另為師君洪中百姓于地下掘得一玉印進與張魯曰西涼馬騰遺謀馬超新敗曹操強勝必然來取漢中我百姓欲尊師君為漢主以拒曹操也西涼馬騰遺謀曰宗中財足兵多四面險固今馬超新敗西涼之民亦入漢中者數萬今益州劉璋昏弱不如先取西川四十一州為本然後稱王未遲魯大驚遂與張魯密議起兵應文知張魯欲動兵差人報知劉璋七平生儒善所得張魯却兵心中大懼與眾宣商

張松曰松有一計使張魯不敢小覷西川近開曹操掃蕩中原天下無敵主公可備進獻之物松親往許昌說操取漢中則魯不敢望蜀矣璋曰汝試言說曹公之語松曰某說馬超有韓信呂布之勇今雖暫敗必振旆漢

張松與楊修問相



中張魯兵精糧足百姓欲尊為漢王不久必然稱帝侵犯中原所缺者惟大將耳若馬超急欲報仇必聚陝西兵去投張魯也得馬超是虎生翼張魯典馬超若是其出丞相何以當之不如乘起未投漢中張魯不知准備與兵一擊魯可滅矣將此利害之言随机應變往說之事必諧矣若不早行待張魯兵動雖蘇張之辨曹公亦不信也劉璋大喜將金珠錦繡為進獻之物却使張松赴許昌松

暗益西川地理簡帶從人十數騎辭劉璋行此時孔明在許昌探聽却說松到了許昌館驛安下每息早有人報張松入許昌遂使人往許昌探聽却說松到了許昌館驛安下每念每日飲宴國政俱在相府商議第三日張松通得名姓左右引入操坐于堂松拜畢拱立操曰汝主近年不來進貢何也松曰為路途艱難賊寇生發因此難貢操此曰吾已掃淨中原有何賊匪松曰南有孫叔北有張魯荆州有劉備至少者帶甲十餘方眾者四五十萬縱橫不敵豈為太平操見松人物俊瑣心中已自不喜又聞言語沖撞遂舞袖而起退入後堂左右責松曰汝為使命不能收丞相意一味高聲大語沖撞丞相只是丞相看你不遠來之面不見罪責汝宜急回松曰吾川中死諸後人也忽階下場修唱曰汝川人不會說話吾中原之士豈是諂佞者乎修平生有大小觀天下之士

當時見松言語詭誕相府之人邀出府外書院中分賓主而坐修問蜀中地勢如何松曰吾蜀中有劍閣之雄水有錦江之隘市井里閭鷄犬相聞田肥地茂歲无水旱之憂國富民殷時有管絃之樂以此觀之四方不能及吾蜀中也修又問蜀中人物何如松曰文有相如之賦武有管樂之才醫有

張松教場操書



仲景之能上有君平之智九流三教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豈能尺數耶修又問曰方今劉季玉麾下
 似公者有幾人松曰文武全才智勇足備者動以百數如松之輩者東取斗量不可勝計修曰公居
 何職松曰濫竽充數之任松曰敢問公居朝廷猶宜修曰見為丞相王濬松曰久聞名公乃世代之
 簪纓社稷輔相豈不立于廊廡輔佐天子乃區區作相府門下一吏乎修問之面有愧色乃強顏答
 曰其雖居下僚丞相委我以軍政錢糧之重任早晚得領丞相之教誨極有進益松
 曰公居邊隅之地安知丞相之大才令左右于厨內取書一卷以示張松松從頭
 至尾遍見一次共三十六篇皆是論用兵之法看畢問曰公以此書何等書也修曰
 乃丞相酌古準今孫子十三篇所存名曰孟德新書松嘆曰此書乃戰國死名氏
 所作丞相益竊以為已能只好瞞兒孫安能瞞我公如不信吾試暗誦之修曰爾開
 一遍松從頭至尾朗誦一遍並無一字差錯修所驚大驚下席拜之後有詩贊松曰
 古怪形容異 清高此貌殊 語簡三峽水 目視十行書
 胆量包西蜀 文華冠太虛 千經萬法皆 一覽更無餘

趙子龍途迎張松



吾調兵修次日張松同到西教場觀操點虎衛軍五万布陣于教場中整頓有法松斜目視之
 操問松曰汝見此英雄人物否松曰吾蜀中人未嘗見此但見仁義定天下操正色視之張松全无
 惧色操又曰此松曰吾視天下鼠輩如草芥耳夫兵到處取无不克攻无不順吾者生適吾者死能
 令人榮達能使入滅族汝知之乎松曰素知也操曰汝既知吾用兵之妙也松曰丞相昔日漢明
 攻吕布宛城征張綉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割髮交關之潼關此皆死戰于天下
 操怒曰監子焉敢教吾短唱令斬之楊修諫曰松雖可斬余從蜀道而來入貢殺之
 恐傷蜀吏之心知者謂此人言不遜不
 諫操令乱棒打出張松七拜乞命此拾回川自思吾本欲獻納西川州郡誰想操如
 此慢我且我來時對劉璋證人口口今帳已空何必波罵中人嗚呼聞玄德仁義播于
 四方不免去探此人若何自有至竟至鄂州界口忽見趙雲引五百軍相迎雲問曰
 來者莫非蜀中張別駕乎松答曰然也雲曰然也雲曰然也雲曰然也雲曰然也雲曰然也
 趙子龍平雲曰是也奉主公劉皇叔將令為大遠涉路途勞苦特命趙雲在此護
 送大夫行程言訖令軍士奉過酒食來雲跪而進之松自思曰人言可畏叔克仁愛
 士个果如此不比曹操傲慢于人遂與子龍飲下教杯上馬同行到荆州地面是日天晚來到館舍
 見兩边百餘人侍立鳴鑼擊鼓相迎關羽于馬前施禮曰奉主公皇叔之命為大夫遠涉風塵特遣
 某下榻迎候大夫以安宿歇松下馬與雲長同入早已安排酒禮相待雲長子龍再三謙讓方
 化裝勤相待飲至更深宿于一宮次自早膳不數十里遠上劉皇叔同孔明士元早先下馬等候

法與松



松亦下馬相見玄德曰久聞大夫高名如雷其耳恨雲山遙逝不得親近左右領教聞知大夫今在許昌圍程嵩此相迎請蒙不棄同入荆州暫避軍務從片時以敘渴想之恩未知大夫玉趾肯到否張松大喜即上馬由玄德寺西到荆州玄德設宴款待坐間只說閑話並不提西川一事松見並不問及西川乃先言曰今皇叔守荆襄還有几郡孔明便答曰荆州乃暫借東吳的每七使人來此取討目今只為皇叔是女婿故依安身耳松曰今東吳占據六郡及八十一州民殷國富枕負負不足耶庶統曰吾主乃漢朝皇叔反不能占據州郡其他皆漢之疆賊以伯道居之准智者不平焉玄德曰二公休言吾有何恩德敢望居高位而守城地乎松曰不然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何況明公漢室宗親仁義充塞乎四海休道占據州郡便正統而即帝位亦不為過耳玄德拱手謝曰如公所言吾何敢當之曰昔張松飲宴三日並不言起用中事張松辭別而去玄德寺于千里長亭設宴送行玄德曰松曰深蒙大夫不棄青鬚三日今日相別又不知何時再得領教也潛然淚下不忍捨公亦下淚自思玄德有義弟之風安忍舍之不知說之令取西川乃曰松亦思明皇叔但恨未有討今荆州東有探報北有曹操非久恋之地玄德曰固知如此未有安逸之處可容身也松曰益州險要沃野千里民殷國富帶甲十萬智謀之士久慕皇叔之德若幸荆州之眾長驅西指則伯業將成漢室可興矣玄德曰倘安敢當此刻益州帝室之貴恩澤久布蜀中矣豈他人所能搖動乎松曰松非賣主求榮今遇明公不敢不披肝瀝胆也

法正書玄德開親



取西川為本後取漢中次定中原以正天下可也况張魯在北將欲動兵人心离散皇叔有意松願效犬馬之勞以為內應玄德曰深感大夫指示奈備寡典季玉同宗若相攻伐恐天下人唾罵松曰今若不取恐為他人所得那時悔之晚矣玄德曰蜀道崎嶇千山万水車不得方軌馬不得連進欲取之用何良策松于袖中取出地圖與玄德曰松欲此圖乃報明公知遇之恩但觀此圖一日便知蜀中之道矣玄德展視之上益載地理行程遠近狹山川隘險府庫錢糧俱開明白松曰明公可速行之幸勿遲疑不決松有心矣友法正孟達二人必能相謀明公一到可以心事共謀玄德謝曰非不老練水長存他日相期必當重報松曰某遇仁義之主不得不盡情吐露敢望報乎各辭而別松回西川見友人法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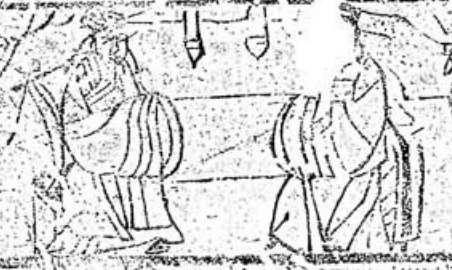
張松見劉璋曰操為漢賊欲篡天下不可與言也璋曰似此若何松曰某有一計使張魯曹操不敢輕犯西川璋問何計松曰見居荆州劉皇叔與主公同宗又加之仁慈寬厚有長者之風赤壁鏖兵之後操見影而胆喪何況張魯乎主公何不遣使賈書為之結好使為外援以共拒曹操張魯中可永享无事矣璋曰吾有此心久矣今誰可為使松曰若非法正孟達二人不可璋即修書令法正為使先通情好次令孟達送精兵數千令玄德守御正商議間有王簿王叔言曰主公若听張松之言則西川必屬他人矣張松聞言大驚

龐統獻計取西川



璋問叔曰吾結好玄德為一家以共拒張魯...

玄德觀書大喜設宴相待法正玄德...



前日之言皇叔倘有意乎玄德曰...

前日之言皇叔倘有意乎玄德曰...

劉璋上疏



德化神助雲長
千前月迎法德
德人諫曰王公此去必被秦亮所害也璋大唱曰吾意已決汝何逆之叔口卿劉璋衣襟以諫璋大
然奪衣而起叔
不所行至城門邊見王累將繩索倒吊于城門口手持諫章璋教取諫章來看疏曰
口之味納是誠之言是以國傳長久皆由能用言所致也今主公維悅益州得之
不為臣子敢納忠言保傳永遠可也何及所信讒言輕信借城會迎劉備臣意劉
係累難必生異心往古下鑑昔楚懷王公盟于武關不聽屈原之言困于秦邦吳
王夫差約會于清池不納子胥之諫終于越國臣因車駕起行冒死直諫乞念制
業果難守成不致深益往事之非拒
力盡忠臣死不辱以事二子也惟垂察焉
劉璋看畢大怒曰吾與亮者之人相會如親芝蘭汝何為之
辱于我王累見劉璋不

自古忠臣多喪亡 悲傷王累諫劉璋
城門倒吊坡府 于古猶存姓之香
劉璋兵已入疆場 悲傷王累諫劉璋
自古山河歸帝子 徒將苦口諫劉璋

十卷終



古
木
主
心



所
圖
書

